

85年的夏天——如何證明愛過

記者 邱怡婕 文

2021/03/21

「狂戀的人有勇氣 / 不驚一切叻 / 無論三更也半暝 / 墓仔埔也敢去」——葉啟田
(墓仔埔也敢去)

這句歌詞用來形容《85年的夏天》再貼切不過。墳墓作為死亡的象徵，多少令人感到害怕，但當它被詮釋為愛過的證明，在墳上起舞即是兩人之間的海誓山盟。

《85年的夏天》入圍多項影展，於2020年12月在台灣上映。此部電影由法國導演佛杭蘇瓦歐容 (François Ozon) 改編自英國作家艾登錢伯斯 (Aidan Chambers) 於1982年發行的經典文學小說《在我墳上起舞》。導演歐容使用超16毫米膠捲拍攝這部電影，畫面呈現的顆粒感與飽和的色彩，搭配80年代的金曲配樂，完美復刻夏日諾曼第的海邊小鎮，讓人彷彿掉入時空漩渦。



導演歐容 (中) 與劇中男主角艾雷 (左)、大衛 (右)。(圖片來源 / IMDb)

同志愛情電影各有特色

自21世紀以來，同志電影開始大量出現。2020年，影片《刻在你心上的名字》
國立交通大學機構典藏系統版權所有 Produced by IR@NCTU

自21世紀以來，同志電影開始大量出現。2020年，國片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》、《親愛的房客》陸續上映的同時，來自法國的同志電影《85年的夏天》也在台灣上映。論這三部同志電影，《親愛的房客》探討同志照顧另一半的家眷，以及同性戀如何被世人接受；《刻在你心底的名字》探討摸索自己性向的過程，而這兩部片皆有敘述不確定性和衝突，片中的同性戀都是等待被接受的名詞。不過《85年的夏天》的劇情設定卻十分浪漫，在這部電影裡，同性戀不足為奇，主題無關乎認同，只關乎愛本身。

本片特別之處在於，原著不同於當時期的同志文學，同期的同志文學總是論述著同志的爭議，原著則是敘說同志的美好。以小說改編的這部電影，以第一人稱搭配第三人稱的視角，有時候由主角艾雷自述他正在創作的文學作品，有時候則在過去與現在中交叉道出主角們的愛情故事。故事中不再向大眾坦承出櫃，電影裡的世界沒有反對，只有戀人愉快的相處、相愛，單純且令人著迷。

該用什麼方式證明存在

「不管誰先死，另一個人承諾要在他墳上起舞。」——大衛

大衛在兩人確定關係後，詢問艾雷是否願意發誓為對方做這件事，這句話是貫穿全片的重要台詞之一，也是電影迷人之處。因為情人往往許下至死不渝的諾言，或要求另一半在自己死後，繼續好好活著，但如此荒誕要求對方「在自己的墳上起舞」可能是第一次聽說。

在社群媒體發達的社會，常常能看到關於情侶生離死別的報導。旁人能看到活著的另一半的難過，卻看不到他們後來的生活、如何釋懷。在伴侶死後，後人該如何證明愛情曾經存在，當理解愛不會隨著時間被遺忘後，我們才得以帶著曾經存在的愛繼續生活。本片藉由凱特和艾雷在大衛死後的對談，和觀眾一起討論愛如何不被遺忘、愛如何存在。





本是情敵的凱特，卻是最能幫助艾雷走過低潮的好友。（圖片來源 / IMDb）

存在如何定義？面對父親的死亡，大衛這麼說：

「那是關於死亡最難的地方，你愛的人的不存在。」

但凱特與艾雷的對話卻推翻這個說法，不存在的也許是軀體，存在的卻是愛過的證明。幸運時，當死去的一方留下遺物，我們得以憑藉有形的物體思念對方、證明對方的存在。當意外發生的太快時，艾雷連一張大衛的相片都沒有，他僅能以完成兩人共同許下的諾言證明大衛的存在，然而，他卻遲遲無法行動。與凱特重逢後，他放心地把與大衛的點點滴滴重新敘述給凱特聽，當悲傷、混亂的情緒在傾訴中逐漸消化，他們的愛變成可以敘說的故事，愛過的存在已不證自明。

與凱特的對話也讓艾雷明白了自己愛上的是大衛，而不是將大衛美化後的幻影。當艾雷明白存在的意義、明白自己所愛並非幻影，他終於實現諾言在大衛的墳上起舞。整段對話不僅說明了艾雷之前為何無法面對大衛的死亡，也說明了他為何對大衛的大體眷戀，甚至是發瘋似地挖他的墳墓。因為以前的他只能靠有形的軀體證明大衛的存在，直到他好好思考凱特給他的忠告，才停止自己如瘋子般的行為。

「面對死亡」作為關鍵字

歐容過去的作品大多圍繞在驚悚元素上，《85年的夏天》雖說是可愛的愛情小品，但描述死亡的畫面卻拍得十分寫實，包括艾雷都對於死亡本身代表的意義描述得十分詳細。電影以「死亡」開頭，但「面對死亡」才是本片的主軸。片中的敘事手法與美國作家約翰葛林（John Green）十分相像，約翰葛林和導演歐容在這部片中一樣，都花了很大的篇幅在書寫後人如何面對死亡。

艾雷如何面對死亡，他腦中跑過各種去到大衛身邊的方法，但他做不了。所以面對大衛死亡，艾雷除了透過老師、父母，以及凱特的幫忙來放下傷痛，幫助艾雷最多的是他自己撰寫小說的過程。他最難以對他人述說的是他與大衛之間的諾言，當他終於完成小說，也象徵他的釋懷。藉由電影敘述艾雷療癒傷痛的過程，讓觀眾可以與主角一同學習面對死亡該保有的態度。

莊子在妻死後鼓盆而歌，表現出他因老婆回歸於天地之間而感到開心，此與艾雷在大衛的墳上狂舞的行為不謀而合。兩人的定情曲〈Sailing〉都是在跳舞的情節中出現，第一次是在派對中，小倆口和一群人一起狂舞，色彩繽紛、氣氛歡樂；第二次則是艾雷獨自在大衛墓前狂舞，漆黑之中，畫面黯淡了許多，情緒也很悵

第一次別定義由獨自往八街奏別狂舞，冰燕之中，重出相成了許多，情緒也很惆悵。當艾雷最後把他與大衛之間的種種述說在小說裡，他發現自己也成為了故事裡的角色，這讓他的心情輕鬆不少，他也得以放下大衛的離開。當面對死亡，我們應該接納自己內心的感受、好好聆聽自己，而不是一味地否認那些自然的情緒，那麼，我們才能泰然地面對逝者的離去。



定情曲〈Sailing〉首次在片中出现，畫面絢麗如短暫的煙火，也如他們短短六星期的愛情。（圖片來源 / [IMDb](#)）

關鍵字：死亡、存在、同志、85年的夏天、電影

縮圖來源：[IMDb](#)



記者 邱怡婕



編輯 施奕如

